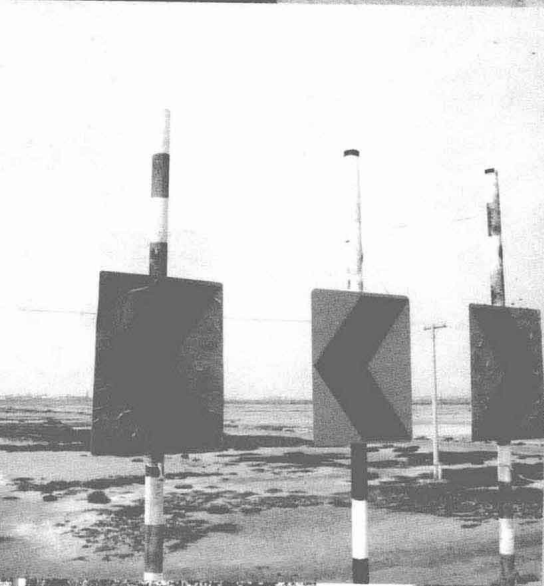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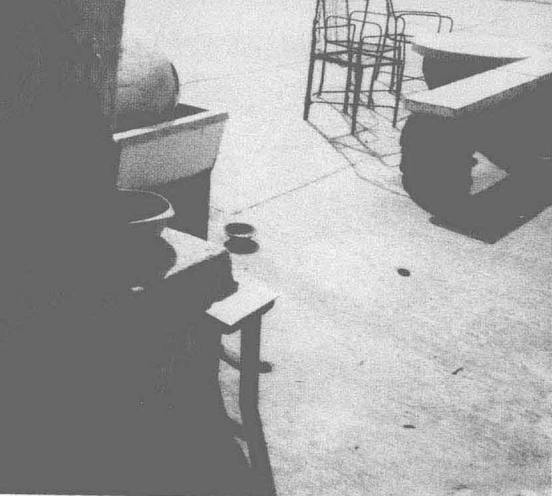








风中的
费洛蒙

陈 升

图文

Pheromone

in the

air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中的费洛蒙/陈升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075-3378-1

I. ①风… II. ①陈…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6617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10-6985

风中的费洛蒙

著 者: 陈 升

选题策划: 钱其强

责任编辑: 魏 燎

封面设计: 永真急制 WORKSHOP

版式设计: 弘文馆·陈 丽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5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70×64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378-1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版权所有 © 陈升

本书版权经由圆神出版社授权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简体中
文版权

委任安伯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代理授权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CONTENTS

目 录

Woodstock 99	8
风中的费洛蒙	24
四月的九重葛	42
当夕阳落入海里的那一刻	52
妈妈快乐	60
盐田里的梦想家与歌手	62
旅人	72
忘情丸	102
矮子福的岛	104
钟	112
南丫岛	120





Woodstock 99

“我只记得唐人街99号，不知道伦敦也有一个Woodstock，而且刚好就是九十九号。”她和她学生书包样的提袋里捞出了钥匙，冻得发紫的手连着钥匙，捧在手心里哈着热气。他从背后绕了过来。

“给我……”粗重的钥匙，说明了这幢房子的老旧，却在匙把子上别了一只小玩偶。

“这是面包人是吧？”他捏着那把钥匙，粉红色的面包人在零度的冷天里裸着身子跳跃着。

她笑而不语，看来真的冻坏了，终究还是为了省点房租才住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

脑海里依旧回荡着市中心地铁里吹着萨克斯风黑老人的旋律。

浓稠的旋律，不知怎地直接就想到像西菜酱汁一样浓稠得划不开的旋律。

夜已经有点深了，车厢里尽是疲惫的人或坐或躺的，只有对座一个黑小孩，张着大眼咕嘟咕嘟的盯着他们看。

小孩的妈妈早睡死过去了，他看看表，十二点三十。她说往这地铁尽头住的人，都是留学生与新移民。自觉正直的人，是不会坐这条线的地铁。

“废人区，伦敦的废人区……”说完还掩住了嘴巴吃吃地笑了起来。

“哪有人说自己住在废人区的……”他被她逗得一愣一愣的。

“给他你的气球……”他把在地铁站口买的气球递给他，小孩笑得咧了嘴，他想气球对小孩来说比自己重要吧……买气球的动机只是因为卖气球的老人快冻毙了。他想如果这样能让许多小孩都快乐些，他就会全部都买的。

他坐正了，依旧在想那萨克斯风吹的是什么旋律，有点熟悉的旋律。

“留学生跟新移民是废人吗？”他很不理解地又问起。

“当你出生不在贵族里，怎么看对贵族来说就都是废人了……”她笑着，却又很正经地答着。

“哦！”他其实很不了解这个城市，也不打算了解就是了。

“便宜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次要是第一次我到这里来，看见门牌就决定是这里了。”她解释着要住这么远的原因来。

“一楼住着一窝牙买加人。整天吱吱喳喳的，夜里就飘出大麻炒蛋的味道来……住了快一年，人倒是一个都没见过……”杂乱的楼梯间散落着大大小小尺寸的鞋。“是一家人吧？”他跟她躲开那些鞋子。





“里面如果塞进五家人，我也不会觉得奇怪，我倒比较奇怪那些贵族家人也没几个的，干嘛得住几百个房间的宫殿……”

“二楼是个韩国女孩和我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的一个男生……”

“不确定有没有？”他不太懂。

“比如说我们经过她的房门，她如果在里面听起来，大概就想，啊……
佩佩今天带她男朋友回来了那样……哪！到了，我住顶楼阁楼……”

佩佩是她的名字，佩佩住在伦敦废人区的阁楼里。佩佩开了门，暗里摸黑开了灯。

房间小小的，拿来给鸽子住又太大了些。几乎没有任何摆设的散落着一地的杂物。

“跟你说过很乱的……”她率性地用脚帮他挪了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

“要不要喝点什么？我有台湾的茶，要不要来点？”也没等人答腔，就径往门外小小的茶水间走去了。

“如果，你明天还是排不上飞机……看你要住到几时都可以……只是你得苦一点睡在地板上了。”从茶水间那边传来的声音。

他还没想到才认识不到一天的一双男女，就在伦敦的废人区里同居了起来，却也坦然地回说：“留学生不都是这样吗？”其实他没告诉她，并不是排不上回程的飞机，才赖到她这里来的。

“其实，我应该早就见过你的，你知道我们这个圈子，说起来并不大……”她把冒着热气的茶推到他的面前，没有适当的杯子，茶叶蜷曲在维多利亚式的花瓷杯里显得有点怪异。

“你自己做菜吗？留学生都自己做菜的。”他看见茶水间里有些简单的炊具。

“煮泡面的……”她笑着。





“也许明天我们可以去附近的市场买些东西回来自己做着吃？”

“明天的飞机呢？”她只是随性地问着。

“去哪儿的飞机？”表现得像是刚到家放下了行李，再也不肯出门的男主角。

他想到地铁那头扬起的、浓稠得像划不开的酱汁似的旋律。

下车的时候，小孩张着大眼睛跟他俩挥手再见，母亲依然睡得死死的。月台上的灯已经熄了一半，似乎是最后一班车了。

“再冷一些就要下雪了。今年还没有下雪。”却见一轮明月倒映在铺陈而去的一地磨亮的地砖上。

“Cause I'm leaving on a jet plane. Don't know when I'll be back again, oh baby. I hate to go……”她轻轻地哼着，正是地铁那头的黑老人吹奏的那首化不开旋律的歌。

